



□段国圣

绘图 瞿溢

出院后不久，我接到陶亚丽的电话，她在那头问：“情况怎么样？”

我跟陶亚丽有一年多没通电话了，我甚至忘记了她的号码。我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捋了一下刚被剃成平顶的脑瓜：“什么怎么样？”陶亚丽突如其来地问话让我有些诧异。

“你的心脏啊。”

不知道陶亚丽从何处得知我刚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我是在一次同学聚会返回途中突发心绞痛被救护车送到省立医院抢救的。我问：“你听谁说的？”

陶亚丽只是说：“替你担心，现在感觉怎么样？”

“半死不活。”这句话曾有另一个翻版：叫若即若离或者叫同床异梦。那时我跟陶亚丽正闹得不可开交，电视机也砸了，结婚照也撕了。一个月后，当最后一只水瓶在地上发出爆裂的声响后，风雨飘摇中的婚姻终于遭遇“猝死式”死亡。那年我三十七岁，陶亚丽比我大两岁，三十九，女儿萍萍判给母亲。

“你现在不是好好地活着嘛。”

“死了倒好。”得知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书，我不得不思考死亡这个问题。据说心梗的死亡过程是很短暂的，痛苦自然也就那一阵子，如果让我在心梗和癌症两者之间做选择，我选前者。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吴芸的时候，她哭了。

吴芸正在阳台上收衣服，七月的天多变，刚才刮了一阵风，天也灰暗下来，看样子是要下雨。她将一件一件的衣服重新挂到阳台里的晾衣架上。

凭吴芸的火眼金睛，她应该猜到打电话的人是谁，她曾经用锐利无比的眼神告诉我：别想对我隐瞒什么！以前，当然是我和吴芸刚刚走进婚姻殿堂不久，陶亚丽隔三岔五地就要打电话给我，并声明在先：不许回避，不许搁！电话里她不是告诉我萍萍生病了就是说她要出差几天，让我把萍萍接过来，要么就是催促缴抚养费 and 学费，一次她还迫不及待地要我给她找一份什么关于履历的证明材料，说离婚的时候不应该走得那么仓促，该拿的东西还没有拿，要不是房子归我所有，她会登门翻箱倒柜地来找的。陶亚丽离开的时候，我曾对她说过：“请不要再踏进这房子一步！”道理很简单，房子的首付是我给的，按揭贷款也是以我的名义办的，最后法院也支持了我的主张。开始吴芸见我跟陶亚丽通话，会面无暖色地走到一边，她去厨房，拧开水龙头，哗哗地洗刷着什么，要么就是在砧板上剁着黄瓜之类的东西，把砧板弄得啪啪响，那是一种毫无节制的响声。有时她也会放下手里的活，打开电视机，挑一个综艺频道，把音量调得高高的，我跟陶亚丽的通话只好在“下次再说吧”中草草收场。再后来，她干脆什么也不做了，一屁股坐在我身边，把腿跷在茶几上，取出指甲油，修起指甲来，修完一个，把五指分开，仔

细端详一番，然后继续。说句老实话，吴芸的手指比陶亚丽漂亮，白，柔软，指尖长。不过一旦我把萍萍接过来，吴芸的手指便成了古董，不是抚着就是掖着，像文物一样地收藏起来。

陶亚丽电话里的语气似有一种怜悯和嗔怪：“平时我总是劝你少应酬，少喝酒，不要抽烟，你就是不听，现在可好，尝到苦头了吧！你还年轻，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其他还不都是浮云。”她的这一番话确实没有那种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意思，算是一种真诚的劝慰，也许是我遭遇的这一劫动了她的恻隐之心。

我用手掌在胸前轻轻地按抚了几下，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但要好好休息，不能激烈活动，要按时服药，保持心情舒畅。陶亚丽的关切我只能用两个不冷不热的字来表达：谢谢。

吴芸走过来，站在我面前，问：“谁的电话？”

我抬眼看了她一下，撇了撇嘴，意思是一个我并不愿多搭腔的人。吴芸似乎明白了什么，走开了。她打开冰箱门，取出一盒灵芝孢子粉，我知道她是准备冲给我喝的，出院后我每天喝，一调羹一杯。味道不是太好，但吴芸坚持要我天天喝。我现在只能躺着，医生说要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不过我还是喜欢躺在沙发上，我变换着各种姿势，虽然有些姿势很不雅观，但也无妨，怎么舒服怎么躺，往常可不行，吴芸会掐我的大腿让我坐

好，不要“像个死猪似的仰着”。吴芸还会拿一条洁白的大毛巾盖在我的肚子上，毛巾散发出一股好闻的洗衣液的芳香。

喝了灵芝孢子粉，胃子里暖呼呼的，我是一个与死神擦肩而过闯过鬼门关的人，想想现在还活着，真好！想想还有一个照顾体贴的妻子真好！要是换了陶亚丽，她会吗？也许会的，可是我没有给她这个机会，也就无法来印证什么，当然这个机会我谁也不想给，拿自己的性命当爱情的试验石似乎有点太冒险了。

我没有去跟陶亚丽讨论那些“浮云”，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不想再有什么瓜葛。我说：“好吧，我挂了。”搁下手机，我突然有些后悔，刚才不应该说“我挂了”，应该换个词，什么词，一时还没想到。

吴芸今天穿了一条粉红底色布满弯尾花的裙子，长长的披发用一只好看的发卡箍着，我冲她一笑说：“你今天真漂亮。”吴芸比我小五岁，但看上去还要更年轻一些。吴芸很自信地把裙子的下摆扇了一下，然后扭头看了一下自己的屁股，又旋转了一个三百六十度，踮起脚尖在地板上轻盈地走起来。茶几上一盆沾满了水珠的紫红玫瑰含情脉脉跟吴芸一样楚楚动人，书架上高颈玻璃花瓶则插着几株百合，被满天星簇拥着，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感觉无比的温馨。不知什么时候，吴芸开了音响，正在播放久石让的钢琴曲《天空之城》。

## 大生众创街区的慢生活

□展 颜

闺蜜在大生众创街区开了间高级成衣定制店，后来我每次回家，都会到大生里面晃一圈，找闺蜜聊会天。

如今，全国各地都兴起旧厂房改造成创意街区，北京 798、沈阳 1905、合肥 1972、上海 M50……去那些街区时我都是以游客的身份，只有在大生，我才找到回家的感觉，虽然它规模不大，甚至偏小，但小而美的环境让我倍感舒适，“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去大生街区，寻觅美食是“兜兜白白相相”的首要任务。大生里有不少装修清新的小食铺。最叫人惊喜的是，大生里有家家的味道，就这一点，别地都取代不了。有一次回家乡，我在大生一家名叫“不远小食”的小店里，点了一客扁豆饭、一只蛋饼、两只火饺，直吃得思绪翩跹。扁豆饭和火饺都是家乡特有的，我儿时挑食，但很爱吃扁豆饭。少年时代，我住虹桥新村，那时父亲很喜欢买蛋饼给我吃。虽然上海也有蛋饼，但味道却记忆中的并不相同，我在“不远小食”里吃出了久远的虹桥蛋饼的味道，它瞬间唤醒了我对父亲以及遥远往事的无尽怀念。

国庆节，我又去了趟大生。这次，我在“叁分食棧”里发现他家也有扁豆饭，我于是又点了一客，再加上一罐手工酒酿。小时候，我们管酒酿叫做：浆糟。晶莹剔透满酒香的浆糟，盛在小小的绿色竹筒里端上来，古朴的竹筒仿佛外婆的手，粗糙却留有温馨的气息。记得小时候过端

午节，除了吃粽子，还会吃浆糟。有时父亲去菜场买现成的，有时亲戚朋友送来自酿的。我拿只小碗，舀上几勺，甜甜，酒香四溢，吃完一碗还要再吃。“叁分食棧”里还有一道南通特色美食：藕饼。还有一道美食叫：蒲芹大馄饨。我看到“蒲芹”二字觉得亲切极了，在外地，我们都管它叫芹菜，只有在南通才叫它：蒲芹。

我去大生众创街区时，有时会背上一只大包，装上手提电脑，找一间咖啡馆或者环境优美的茶馆，泡一个下午，写会稿或者读会书，效率总出奇的高。我很喜欢大生的“梧桐树”咖啡馆，因为他家有插座。对我来说，没有插座的咖啡馆是泡不长久的，反之，有了插座就有了笃定的安全感，就好像出外旅游随身携带了充电宝，不会担心因为没电而影响了想做的事。去“梧桐树”时，我通常会选择靠墙壁的宽敞沙发，沙发底下就有一个插座。我摆好电脑，插好插座，点一只红色欢心蛋糕，一杯蓝色丝绒拿铁，或者一根棒棒糖冰淇淋，就可以舒舒服服写稿了。开阔的空间没有逼仄之感，并且容易屏蔽掉隔壁的说话声。吃着精美的甜点，喝着美味又好看的咖啡，灵感往往就如泉水般自动喷涌，我在“梧桐树”里写稿总是一气呵成。

印象很好的还有一家名叫“绿天野屋”的茶馆，整间屋子被植物花朵环绕，像是藏在森林中的秘密小屋。老板收集了一些旧家俬，稍做处理，就变成雅致而有格调的装饰品。我去的那天，选了一间小包房，老式八仙大桌上铺着古朴的蓝印花

布，左手边茶架上，摆放着一套工夫茶具。右手边桌上放着电动茶炉和茶壶。推上两扇旧式木门，自己烧水自己沏茶，享受到无人打扰一个人在家喝茶写字的逍遥氛围。记得那天我喝的是福鼎老白茶，店主自制的曲奇小饼干和桃胶雪燕玫瑰银耳牛奶羹也很好吃，我在那里消磨了一个下午，写完一篇小稿，兼带看了会书，时光没有虚度但是享受到虚度光阴的惬意。

大生里还有一个美术馆——现代美术馆。作为一个喜欢看展的艺术爱好者，我在大生晃荡时自然也会去了展。那是初夏的一个下午，现代美术馆里静悄悄的，白墙上开了几个高高的天窗，窗外的绿叶映照过来，像镶嵌在白墙上的一幅风景油画，给美术馆添赠了天然的艺术氛围。记得那天我在画家萨子的油画《殇曲日记》前，停留了很久。这幅油画远看是阮玲玉的肖像，近看画面上写满了字，原来是篇日记，里面提到蔡楚生、唐季珊。肖像浮现在日记之上，日记丰满了人物形象，创意非常新颖，我因此记住了画家的名字：萨子。还有李玉端的陶瓷作品“床系列”，憨态可掬，惹人喜爱。虽然，我之前不知道萨子和李玉端，但不影响我对他们作品的喜爱。我始终相信，每个艺术家都有其独特之处，多看对眼力的提升是有帮助的，审美的提高是在一点一滴中慢慢发生的，从量变到质变。

现在说说音乐。想来真不可思议，我人生的第一部黑胶唱机竟然是在大生的 REW 店里买的。两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在大生里逛到

REW，满墙的黑胶唱片和古董唱机看呆了我。我未曾想到大生里竟有这么时髦的黑胶店，我一进去就觉得已找到了知音。我喜欢音乐，但是个半吊子，并没有专业的音乐基础。那天，我问了老板 N 个小白问题，还厚着脸皮折腾他给我放了 10 张黑胶唱片。一杯可尔必思，两小时黑胶时光，我和 REW 超有耐心的老板就这么相识了。后来，当我回到上海，想给自己添一台黑胶唱机，我第一时间想到了 REW，微信下单，快递到家，我就这样从家乡买回了一台黑胶唱机——做这个决定只是因为我在 REW 逗留的那两个小时太美好。

今年夏天，我参加了大生的夏夜市集。多肉植物、饰品、服装、烧烤、玩具……摆满了一条街。我买了黑黑中古店的一只子母甜筒冰淇淋，边吃边逛，享受的是夜色下尘世烟火喧嚣，和独自乱逛的一种闲适。遇到一个阿语系毕业的姑娘，摆摊售卖她从中东地区带回的小玩意儿：叙利亚香水、埃及地图、黎巴嫩冰箱贴、阿语杂志以及“无名”画家的油画作品……一边旅游一边买纪念品，然后再摆摊售卖，很羡慕年纪小小的女孩就能云游四方，拥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比我们当年坐井观天足不出户的青春精彩多了。

彼时彼刻，我插了一只耳塞，手机里播放着俞丽拿的小提琴独奏曲《夏夜》，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城市的灯火，那一个有灯火有音乐有红尘作伴的大生的夜晚，留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 恍惚的早晨

□李新勇

黄昏与黎明贴得那样近  
仅仅相隔  
一个整夜的失眠，一只  
美善了整卷聊斋的白狐依然  
美善在书生被鸟鸣唤醒的  
清晨  
那些能用语言表述的光阴  
在飞逝的时光中破碎不堪  
那些有可能被翻开的书卷  
布满了模糊的指纹

别轻易谈爱情  
书生与白狐之间  
顶多算得上欢欣  
甚至欢欣也带着  
海市蜃楼的表情  
在不断重复和翻版的日子  
里有多少黄昏  
就有多少黎明  
白狐是书生虚幻的梦境

多少黎明已去向不明  
正如一个去向不明的黄昏  
神和人来自不同的路径  
那些能用语言表述的光阴  
在波澜不惊中静水流深  
那些没有来得及翻开  
就泛黄的书卷  
或可留一段给书生和白狐  
那并不凑巧的邂逅，  
那微不足道的  
欢欣

### 草香

在都市角落里，  
一种叫香茅的香水  
唤醒我体内  
满山遍野的秋天  
那是干净的秋天，

树木花草和山溪  
都跟秋天一样干净，  
他们用各自的体香  
表达他们各自对秋天的  
理解和爱恋

这种香气如何来到都市  
已不重要  
它让人恍惚，愣神间  
许多往事找上门来，  
我想起

山野天空蔚蓝，  
一只回家或走亲的松鼠  
顺着我的裤管爬上肩头，  
往前方打量一眼  
又顺着我的手臂遛下来，  
继续赶路  
而我跟那些整天撒野的伙伴  
正低俗地欣赏  
一头公牛跟母牛相好  
正努力按捺原初的冲动

我敞开心扉，  
复习大凉山的天空和草香  
我放纵词语，  
表达对这缕香气的  
尊敬和喜爱  
拧紧香水瓶盖。  
如同佛说  
没有明证没有台，  
尘世安寂  
或如俗语，看破莫说破

那片香喷喷的山野，  
干净的山野仍然  
芳香干净，  
而我在一遍遍回想中  
越来越苍老，  
慢慢将之前的一切  
遗忘

## 又见炊烟

□肖四军

走在乡间小路上  
远望 炊烟升起  
那是家的方向  
空气里  
老醇饼的醇香  
勾起无数记忆  
在岁月里弥漫  
时光已远行  
唯有炊烟依旧  
守望不尽的乡愁  
不离不散

丁家所  
一个承载着发展梦想  
让少年在这里成长  
又从这里起航的丁家所  
这就是我的家乡  
黄海之滨  
长江之尾  
运河之畔  
一个不起眼  
但养育了我的地方

一塘秋水依然  
一轮明月初上  
思念在月光下悄然流淌  
独步村庄  
成熟的稻穗相伴  
吐丝的蚕儿作茧  
纷飞的金桂飘香  
寻家的鸟儿在空中飞翔  
还有  
星星在云朵里眨眼  
秋虫在暮色中呢喃

有阵风  
来自遥远的边关  
捎来劲风的问候  
思绪不断延长  
无需言语  
唯有中秋静月  
懂得我们  
此刻的语言

不知过了多久  
远处一声熟悉的呼唤  
家——来——吃——饭  
我才发现  
爹娘的身影在灯光中遥望  
噢，回家吃饭  
又见袅袅炊烟  
家就在前方

### 又见丁家所

丁家所  
一个从清光绪年间走来  
饱经风霜与雪月的丁家所  
一个经历七战七捷  
得以幸存并保留下来的

又见丁家所  
她已穿上时尚的衣裳  
运河水的清澈  
映照着古镇秀美的脸庞  
磨得发光的青石板  
刻满众多追梦者的足迹  
长满青苔的瓦砾  
记录下乡村振兴的模样  
远处长桥上  
相遇和告别  
重复着昨日的期待与感伤  
近处码头旁  
交织与繁华  
续写着生活的美好与向往  
行走老街的胡同里  
流逝的影像在这里修复  
站立在斑驳的礼堂前  
仿佛又听到当初的誓言  
努力寻找  
但不见当初的少年

老一烧一饼一来——  
一阵叫卖声  
吸引了目光  
喊断了思乡  
那个曾经品味的少年  
已经远行  
唯有两棵老榆树  
斜身在运河的秋水里  
等待他归来时的一声轻唤

这就是我梦里的丁家所  
一个沿着古老的桥茶运河  
可以通达大江大海  
直抵多情江南  
也可载你归来  
抚平心中忧伤的我的家园